

天下 杀手

霸到极处
是豪情万丈

绮丝
著

向 古 龙 、 温 瑞 安 致 敬 !





● 杀人如剪风月。

● 风月无非杀人。

● 连串的杀戮。杀人的原则是杀干净。不可以杀女人。

● 灭门。留下的孤儿当作自己的私生子来收养。

● 对手化身亿万，滴血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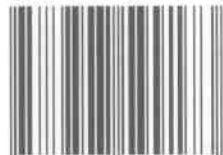
● 爱或者恨，没有区别。

● 就算我一挥世间世界灰飞烟灭，我亦只是你的狗而已。

● 你豢养我，我为你杀人，就是这么简单的规则。

上架建议：武侠小说

ISBN 978-7-80759-917-3



9 787807 599173 >

定价：29.00元

责任编辑：赵鹤鹏
特约编辑：赵海萍
封面设计：Ales
封面绘画：丁一



天下
杀手

蜘蛛
著

© 绮 丝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下杀手/绮丝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6

ISBN 978-7-80759-917-3

I.天… II.绮…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7713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22.75

出版时间: 2009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特约编辑: 赵海萍

封面设计: Ales

封面绘画: 丁一一

ISBN 978-7-80759-917-3

定 价: 29.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第一卷

旧 尘 缘



(1) 卷刃

夜色里，一声孩子的哭喊让寂静的村庄像一片丝绸忽然被拉出一个大口子。随即又突然安静下来。

骑队在一息之间扑面而来。为首的擎着火把，清晰地照出衣襟上的大朵紫色牡丹。

连云山庄大门前的地面上显现出一道骇人的莹绿界线。

领袖冷笑一声。“果然是神霄派，他们以为‘幽灵界’就能阻挡住我们情教吗？”他一双骨节嶙峋的大手握得格格作响，回头向整个骑队下令，“不管里面的的是他们的哪个护法，大伙务必生擒，带回教中慢慢拷问。”

“我看还是不必了。”

一个如玉石一样好听，又如皇帝一样骄傲的声音从界线里面传过来。

领袖一惊，立即止住骑队的行进。敌人竟然强悍至斯，到了身前都没人知道？他心中虽然忐忑，言语上却毫不示弱，“哼，神霄派的贱奴听着，乖乖束手就擒，本座就让你少吃一点苦头！”

“呵呵呵呵。”一阵胡笑划破天穹，“是情教浙江分舵舵主常挺与座下八十一骑吧？在下神霄派莫易，幸会。”

常挺又是一惊，“你说你是……莫，易？”

常挺的额上微微沁出冷汗。

“常座主，”莫易的声音随着南风飘过来，“情教与神霄派虽为死敌，不过此次在下是为执行任务而来。只要尊驾的人马不越过幽灵界，在下绝对不会擅动干戈。”

“哼！”常挺冷哼一声，“连老庄主是本教副教主的好友，亦是武林中成名的老侠客。你们神霄派吞了豹子胆，居然敢向连云山庄布下幽灵界！幸好连老庄主飞鸽传书本教。教主亲谕，务必将神霄派的贱奴活捉回去审问，看看你们究竟为何如此丧心病狂！”

“哦，原来连远天那么怕死。”莫易语中微含笑意，“他既然是功成身退的老英雄老侠客，又有情教这个大靠山，本可安享晚年，却为什么要去招惹柳心心呢？可惜可惜。”

常挺皱眉。夜色中对手的声音十分飘忽，似远实近，根本难以确定方位，更别说看见真容了。可是对方却连自己练的是童子功都一清二楚。敌暗我明，尚未开始就落了下风。

好在这么多精心挑选的死士才是常挺的王牌。纵然神霄派的护法武功高出天去，他也不信对方能够以一敌百，还能占到便宜。暗忖间，嘴上继续虚与委蛇，“你说的柳心心，只是个婊子而已。”

“柳心心虽是新晋名妓，却甘心嫁给了一个穷书生。哪知穷书生却是连远天连老爷子所雇，转手将她卖给了连老爷子做妾。听说后来柳心心在新婚之夜自缢。死后，其婢女持血书上了神霄山。”莫易微叹一声，“想必你们也知道，神霄派的姐姐们平生最恨欺负女人的男人。

凡是女子以死明志忠义节烈的，神霄派必不计代价，为其报仇。”

“死了一个娘子而已，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么？”常挺冷笑，“那些神霄山上的老姑婆多管闲事倒也算了，你们这些护法好歹也是八尺男儿，却为何自甘下贱，来残杀同类？”

“道不同不相为谋。常座主，在下时间不多，虽然连远天已经伏诛，不过连云山庄上一百多口，我还要慢慢斩草除根。你们若是不进来，在下便失陪了。”莫易口气淡漠森冷，听得人一阵寒战。

“你说什么？你说，你说，连远天已经……”

“不错，按照柳心心的遗愿，已经将他挖心处决了。”

“你还要，灭门？”

“这是神霄派一贯的作风，常座主见谅。”

常挺一口热血涌上脑门，断喝道，“混蛋！——弟兄们上，不论死活，务必擒下此人！”他身先士卒，踏入了磷光闪闪的绿色界线之内。

“不好——”常挺一跃入界内，便明白此幽灵界线是什么玩意。腥风掠过，是毒；迷雾蒙眼，是迷药；脚下一片混沌，是阵法；身边一片咻咻之声，闪着微光的暗绿丝线凌厉逼来，又是机关。

只听得属下一片哀号之声。

他立即提气上拔，一面喝道，“弟兄们闭气，小心左右，沿左落脚，见光则闪！”

“不愧是情教座主，有几分真本事。”莫易的声音掩在迷雾中，陡然逼近。

常挺紫袍一振，无数细小的暗器从披风里射向各个方向。

“呵呵呵呵……”莫易的笑声一折，似乎远遁。

常挺这才安下心来，在一片茫茫雾气中落地。眼角的余光望到周围至少有四十名属下越过了幽灵界，安然站在阵中。

“总算不错了。”他拾回信心，“小关，叫弟兄们二人一列，组成圆阵，首尾相衔，闯出五步之后原地待命。”他低声吩咐身边的青年。

“是。”青年领命，扬声道，“大家二人一列，首尾相接，闯出五步后原地待命。”

常挺皱眉，“小关你传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本不愿扬声，再让莫易以他为标靶，却不料连传个令这种事都会出差错，“是首尾相衔组成圆阵……”

“是。”叫做小关的青年面色焦急地贴近仔细聆听教诲。

常挺说到一半，却忽然声音一滞。

他睁大眼睛，声音嘶哑：“小……小关你……”

“不好意思，在下神霄派二号护法沈月关。”青年将小小的利刃从常挺的喉头抽出，轻巧地拧身避过了喷涌而出的血箭，“前几个月没事做应征情教的幕僚玩，谁知道被选中啦。”他温柔地笑笑，撩起紫色衣襟擦干净小匕首上的血迹。

“哎。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可是会损害了神霄派护法独来独往的清誉啊。”莫易的声音鬼魅似的出现在沈月关身后。

“算了吧，要不是我，这八十一骑你哪有那么容易对付。”沈月关迅速抓起常挺的头发，将他睁大双眼的人头斜斜掷进了二人一列的圆阵中央。

阵势即刻大乱。

“是啊是啊。”莫易的身影一忽儿却出现在那个圆阵背后，冷锋一闪而过，至少十人来不及哀号便倒地。四个字之间，他又折返回沈月关身旁，“一刀一刀杀都要八十一刀，我的青磷剑会卷口的。这些人就留给你啦，我回里面搜一遍看看有没有男丁活口。”

“等一下。你的青磷需要保养，难道我的剑就不会卷口吗？”沈月关拦住他，“这是你的任务，又不是我的！”

“好啦，大不了倒在幽灵线上的那些我来补刀。”莫易拍拍沈月关的肩膀，朗笑而去。

半个时辰之后。

除了满地的尸体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心疼地用某具尸体上扯下来的紫衣慢慢擦拭小匕首的沈月关之外，再无其他生灵。

地上的磷光开始黯淡起来。

“天快亮了。莫易怎么那么慢。”沈月关叹口气，站起来，慢慢地踏进了连云庄的大门。

一间两间，沈月关用鼻子东嗅嗅西嗅嗅，猎犬一样寻找同伴的所在。不用怀疑，这就是神霄派护法之间惯常的联系方式。

“嗯，果然是个粗心的人。”地上的一堆尸体里，有的鲜血已经凝固，显然死了很久。有一两具尸体上新旧血痕相叠，显然是之前装死避劫，补了一刀之后才一命归西。

后院里横七竖八躺了一地的女人，却都是被打昏而无性命之虞的。神霄派门规第一条：不许杀女人。不管是老是少，哪怕是长得像母猪都不行。如有违者，是要赔上自己小命的，就算头号护法莫易亦绝对不敢造次。

咦？莫易的声音？沈月关有点不耐烦，快天亮了，莫易大哥啊你不抓紧时间灭口，却在和一个女人讲话？那女人还哭叫成这样，不会是……他心下一惊。神霄派门规第二条：不许强奸妇女，哪怕那女的长得像母猪也不行，如有违者，一样是死罪难逃。

沈月关侧首想了一想，放弃了掩藏身形的想法，大方地走近那间传出人声的厢房。看清楚眼前的形势，他才放下心来。

莫易站在房中央。窗下坐着一个面貌姣好的妇人，怀抱一个女婴，正在歇斯底里地哭着。

“怎么回事？”沈月关问。

“她怀里那个，是男孩子。”莫易无奈地说。

“哦？”沈月关眯起了眼睛，“居然懂得将男孩子改装成女孩子来瞒天过海？想必也不是普通人了。”

“她叫白春，也算个，嗯，女侠。”莫易面上微红。

“莫易，求求你，放他一条生路了，求求你了！我十月怀胎，吃了多少苦头才生下他，你就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他吧，我一定教他好好对女人，绝不做负心郎……”白春哭得趴在地上，抱住莫易的小腿，“就当，就当看在我们昔日的情分上……”

“她……和你？”沈月关有点头大。

“我们以前……嗯，月关……”莫易为难地看了同僚一眼。

“知道了，我不会说出去的。”沈月关叹气。堂堂神霄派的首席护法，却是个犯尽神霄派禁忌的家伙。不过这人就是有能耐到始乱终弃之后，对方还是对他一样死心塌地，绝对惹不出任何乱子来。“可是，现在怎么办？天都快亮了。”

“春你听我说。”莫易沉声，“这孩子是连远山的孙子，绝对不能留。再说连同俊对你也不好，你那么维护他的小孩做什么？你才二十几岁，再找人嫁了，要几个孩子都行，何必抱紧这一个呢？”

“你不会懂的，你不会懂的！这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莫易，求你了，你把我的命拿去，放孩子一条生路吧！”

“喂，你知道我不会杀女人的。你也听到了，天都快亮了，你想我完不成任务么？”

“对她那么温柔做什么，打昏得了。”沈月关抱着双手，随便出主意。

莫易苦笑，“她以前有个外号，叫做‘千手观音’。她要是认真跟我打，我又不能伤她，起码半个时辰才能制伏她。”

沈月关叹了口气。

“春，你真的想救你孩子？”莫易忽然想起来什么，蹲下身去。

“自然了，你……你肯放过他了？我，我给你做牛做马……”白春声音颤抖。

“神霄派有一条规矩，如有母亲被男人虐杀的男婴，或可以收留回山，培养成为护法使者……”

“莫易你疯了？！”沈月关惊讶得合不拢嘴。

“孩子的母亲……被……虐杀？”白春浑身止不住地抖。

白春恍然一笑，望向莫易，“我……我相信你不会骗我。”她缓缓站起身来，咬牙，反手一刀，生生斩落了自己的一条腿。

“春，放心，我会照顾你儿子的。你是个好女人，”他柔声安慰，“你去吧，安心。”

白春点了点头，勉力回刀，斩断了自己的颈脉。

“简直是……匪夷所思。莫易啊莫易，我再也不要和你一起执行任务。我迟早会被你气死。”沈月关看着莫易真把三岁的小男孩抱了起来。

“喂，我可是严格地按照门规做的。啊呀！”莫易忽然惊呼，“忘记问白春她儿子叫什么名字了！”

“没事干吗一惊一乍的？”沈月关凑过去看看小孩子。他对两三岁的小孩实在没什么概念，却看见小男孩眸子清澈地望住两人，“大户人家的小少爷，叫小开好了，连小开。”

谈笑间沈月关感觉到陌生人的气息从门外一闪而过。他不想挪移吓坏小孩，只得用走的方式步出厢房的门外。

只见莫易的长剑抵在一个蒙面男子的喉头。

蒙面男子身着黑衣，莫易正从他腰间抄起一块暗绿色的令牌。

沈月关一震，“是监察护法？”

“既然知道，还不放开我？”男子傲然。

莫易的眼中阴晴不定，“你看到些什么？”

“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都看到了。怎么，莫易，你要杀我灭口么？”蒙面男子厉声道。

“倒也未尝不可。”莫易眼中杀机一闪。

沈月关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按上莫易的剑柄，“何必呢，小小一个监察护法，难道还敢去刑堂嚼首席护法的舌头么？反正死无对证，你以为别人会信你，还是莫易？”他目光凌厉地看住那个蒙面男子，“更何况，再加上我沈月关为他作证，你觉得你能扳倒我们两人？”

蒙面男子气得浑身发抖，“算你们狠！”

“还不快滚！”沈月关冷冷呵斥。

蒙面男子转身，一闪而没。

“哼。”莫易收剑回鞘，“月关，你何必如此。”

沈月关叹了口气。“你以为我救的是他？”他慢慢地说，“你以为你杀一个监察护法真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你以为青磷剑的伤口很难认出来？”

莫易正想出言抗争，沈月关抢白，“就算你毁尸灭迹也好，移魂呢？是吃素的？”

“他未必来得及用移魂……好吧，”莫易叹口气，“我承认，你是对的。天亮了，我们喝酒去。”

（2）紫玉

天色大亮。

地上看不到绿色的磷光，却渗透着诡异的斑块黑紫。

萧千山捻起一小撮黑紫的泥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随即躬身回报，“回禀副教主，的确是神霄幽灵界，大约布于七个时辰之前。”

被称为副教主的人看起来十分年轻，一身白衣，头戴雕着紫色牡丹的玉冠，正背负双手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他看也不看萧千山，冷冷的声音似从喉头挤压出来一般刺耳：“人呢？都检查过了？”

“是，一共八十一具尸体，全部都是本教弟子。”

“都是同一个人下的杀手？”

“不，两个。”

副教主终于将目光转了回来，“你说两个？”

“是。”

“神霄护法向来独来独往，怎会是两个？”

“回禀副教主。”萧千山指着尸首给上司看，“其一为长剑，宽约三寸，厚一分，带

毒，可令伤口处皮肤如烧焦样创伤。其一为短刃，似刀似剑，宽一寸三分，厚五分，带锯齿，伤口处血流不止。”萧千山讲话习惯精确而简单。

“厚仅一分，薄如蝉翼，且染火毒，是青磷剑？似刀实剑，血流至死，是沈月关的‘牙匕’？”副教主皱眉，“难怪常挺全军覆没，原来遇上这两个煞星。”

“是。”萧千山拱手，“莫易在天下杀手榜上已经排了三年第一。沈月关去年才是第七，今年跃为第三。”

“就算二人联手，能将常挺一击毙命，武功的确骇人。”

“回禀副教主，常首座披风内的九轮暗器只射出一轮，看来蹊跷。”

“查下去！”

“是。”

声势浩大却不太整齐的马蹄声远远传了过来。

“启禀副教主，是官府的人到了。”

“去告诉他们，庄子里归他们，外面归我。”

“是。”萧千山垂手转身，漫不经心地迎向官兵的马队——他垂着头只是跨出了一步，下一步却跨到了十丈开外的马队面前，惊得头马昂然拔蹄而嘶。

“放肆，总督大人在此，什么人敢挡在马前？”衙役凶神恶煞地挥出马鞭。

萧千山轻轻避开。“原来此案业已惊动了刘总督大人。”他向官轿施了个礼，“在下情教萧千山，替装副教主问大人安。”

衙役们吓得几乎从马上跌下来。

“原——原来是情教的大侠们在此……”为首的衙役抖抖簌簌地翻下马来。

裴紫玉正缓缓地沿着地上摆放整齐的长长一圈尸体向树下走去。

尸体上盖着的白布上，用黑炭潦草地编上了号。裴紫玉一直从一号看到八十一号。

“不对！千山！”裴紫玉忽然轻喝出声。

“副教主？”

“一共是八十一具尸体？”

“没错，已经编号，却是常挺座下八十一骑。”

“最末一具是八十一号，头一具我记得是身首异处的常挺，编为一号。”

“没错。”

“愚蠢，八十一骑加上常挺，应该是多少人？”

萧千山“啊”的一声，愣在当场。

“快去查。”

“是。”萧千山涨红了脸，却不敢有所耽误，立马转身狂奔而去。

副教主不是那么好当，亦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裴紫玉坐下来，呷一口总督大人亲手敬上的香茗。

藤桌藤椅，茶水点心，甚至洗脸漱口的脸盆汗巾，都由官府中人准备妥帖。

他开始明白教主为何要为权贵甚至皇家服务。

“想不到裴大侠竟是如此丰神俊逸……”对方极其客气。

“哪里哪里。”裴紫玉笑笑，“草民实在不敢妄称年少，早已年过四十，不过全赖丹药修行，才能葆此颜色。”

眼见对方瞪大了眼睛——裴紫玉看来不过弱冠而已，面色如玉。

“刘大人，”裴紫玉从袍袖中递过一盒小巧精致的药丸，“一点心意，还请大人笑纳。”

“这是……”

“进贡给当今圣上的妙药，亦是在下用以养颜补身的灵丹。每隔七日晚膳前服用一枚，七七四十九日之后当可小有成效。若服药之日，另召童女七人例行采补，功效更佳。”

“难道，这就是令圣上下旨再选秀女人官的圣药？”小如鸽卵的暗蓝色药丸静静地躺在盒中。

“正是。至于连云庄此案……”

“老夫初牧此地，这件血案，还要多多借助裴大侠指点襄助。”收了灵药，自然要有所回报。

“这个自然。”裴紫玉颌首，“行事之时，还请尊属多加担待。”

“大人，大人！”

“何事慌张？”总督斥责属下，“没见到本官与裴大侠正在商议机要之事么？”

“对不起大人，属下该死，不过属下在后院发现一名节妇！”

刘忠福“哦”了一声，眸子立马亮了起来。

裴紫玉微皱眉头。上好节烈，下自攀附。哪个州牧之地若是出现节烈女子，县官总督巡抚一体都会被大大地褒奖一番。

“何等节妇？”

“大人，节妇大腿齐根而断，手握长刀，自刭而死。”

“当真？想必是受贼人所迫，宁死不屈。好好好！”

“不可能。”裴紫玉适时浇下当头冷水。

众人一愣。

“神霄派绝对不杀女人，更不会有逼辱之事。”裴紫玉振衣起立，扫了一眼众官员神色，“这个……自然也有例外。大人慢慢旌表节妇，在下少陪了。”

“千山。”裴紫玉亲临后院。

“在。”

“少了的那具尸体在查了么？”

“回禀副教主，已经飞传同舵弟兄前来辨认，估计要到明日方能知晓。”

“嗯。”裴紫玉指着地上的妇人尸体，简单地说了两个字，“查她。”

“是！”萧千山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字。

步出连宅，裴紫玉眯眼看了看正午的天色。

远处大树下地方官正给总督大人补课，“听说那些贼人，男人只有几十个，却抓了成千上万的姑娘关在神霄山上日夜享用，真是穷奢极欲，春色无边啊……听说他们的神霄山上，每走五步就能踢到年轻少女的骷髅，而那些护法的衣裳靴子，都是拿少女的面皮制成。所以神霄派的贼人行走江湖之时，对世俗女子看也不看一眼，却也不害她们的性命……”

“什么乱七八糟的传言？”裴紫玉哑然失笑。明明就是被女人当狗使的贱奴，居然成了拥红绕翠辣手摧花的淫贼。不知道莫易和沈月关听见了会不会气到吐血。他摇摇头，快步离开了此地。

“情教动作越来越快，”莫易呷一口酒，眼角瞟着窗外忙碌来去的紫衣教众，“他们是不是已经有比飞鸽更快的传书方式？”

“主要还是训练良鸽，他们的确很重视速度。据我所知，浙江分舵有训练飞鼠传讯。”这是镇上最好的酒楼里最大最豪华的包厢。偌大的包厢里只有他们二人和一个孩子，窗下摆着一张临时搬来的小床，被点了睡穴的小孩睡得正香。

“飞鼠？是什么？”莫易好奇地问。

沈月关笑笑，摇铃叫来小二，“来一盘红烧飞鼠，要嫩的。”

“哎，客官真有点口福，今早才来的新鲜小飞鼠，二位等等，马上就来！”

莫易有点发愣，“真的可以吃？不是老鼠？”

“很好吃的。”沈月关眨眨眼睛，“一盘大概六只，每只要五钱银子，你付。”

莫易瞪他，“说好你请客的。”

“其他我请客，飞鼠是你要的。”

“那好。小二，再加一坛女儿红，两盅黄焖鱼翅！”

沈月关傻了眼。

“哎，客官，马上就来！”小二兴高采烈地去了。

莫易呵呵笑道，“我说月关——”他似乎有些不胜酒力，埋下头来。

沈月关知他有要紧话说，于是迅速扫视四周一眼，才放心地凑近，“你说。”

“集你我之力，有没有可能做掉裴紫玉？”

沈月关叹口气，“我为什么会认识你这种人。”

“我是认真的。”

“我亦认真告诉你，你要真想动手，还是先回山寨报，再设计一个周详的计划比较好。”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莫易的眼中射出精芒。

“好，就算要做，”沈月关指了指旁边的小床，“那个小孩怎么办？”

莫易敲敲自己的头，“天，我怎么把他给忘记了。”

“你不要痴心妄想了。”沈月关敲敲桌子，“我们还是赶紧回山寨，裴紫玉不是易与之辈，闹不好被他发现我们的行踪，那就战也得战，不战也得战了。”

“好吧。”莫易伸了个懒腰，“明天就走。”

“明天？为什么不是今天？”

“今天带你逛窑子。”莫易嘿嘿阴笑。

“莫易！”沈月关抬高声音。

“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的。当然是今天走啦。”莫易忙安抚他的同僚，“吃完饭去雇车，然后到南浔码头换船，到江苏境内再改走陆路，这是我原来的计划，是否可行？”

“我在想，”沈月关支颐，“带着一个小孩子上路也颇为麻烦。而且我们两个一齐行动，万一被情教搜寻，目标太过明显。要不然，将他先寄养在可靠的人家，回头再来接走？”

“照你这么说，我们倒不如索性再扩大目标。”莫易嘿嘿一笑，“雇个奶妈照顾小孩好了。情教一定想不到两男一女加个小孩子的阵容会有什么可疑。”

沈月关眨眨眼睛，干脆闭上了嘴，转过头去不跟莫易说话。

“喂，别这样嘛，难道我说得不对？”

沈月关想了想，不得不承认，“也有道理。”

混乱的声音从楼下传过来。丁零哐啷砸东西的声音，客人之间争吵哭叫的声音，还有盘子碗碟碎在地上的声音。

“好像是官兵搜查。”莫易皱眉，“我还没尝到红烧飞鼠。”

“现在的官兵，同强盗根本没有分别。”沈月关叹气，“上来了。”

楼梯被踩得咯吱咯吱响。首先冲进来的竟然是小二，“两位客官，不好意思，有官爷搜查……哎哟！”红衣官兵一脚踢在他屁股上，紧跟着冲了进来。

“这个小二还挺讲义气的。”莫易赞。

“官府办案，无干人等让开。你们两个站起来，把身上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到桌上！人到墙边站好，两手抱头站好！”为首的凶神恶煞地喝道。

沈月关微笑着站起来，“官爷好，官爷辛苦了。官爷是跟我们两个说话？”

“废话，不是你们还有谁？赶快照做，不然抓你们去大牢！”

莫易不为所动，当作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一样，继续喝他的女儿红。

沈月关只能含笑抱拳，继续应付下去，“官爷，我们两个从京师千里迢迢来到此地游山玩水，并不是为非作歹之辈，还请官爷明察。”

“老子才懒得管你从哪里来！”不过京师的名号还是让本地衙差放尊敬了些许，“上头严令，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每个都要搜身！凡是携带武器的，一律抓回大牢审问！”

“哦。”沈月关淡淡应了一声，“这么说来，是出什么重大的案子了？”

“这个跟你们无关，别多管闲事，赶紧把身上的财物……财物还有其他东西交出来，放在桌上，快点！”

沈月关悄悄踢莫易一脚，伸手入怀，将钱袋摸了出来，沉甸甸地放在桌上。

莫易撇撇嘴，只好亦将自己的钱袋摸了出来。

衙差讶异地过来，掂了掂两人的钱袋，“好家伙，这么重。”

“官爷明察，”沈月关道，“这钱袋实在是太重，常常妨碍我兄弟两人游玩的雅兴。不如请官爷代为保管如何？”

“嘿！”衙差要钱，不过却从未见过送钱送得那么有借口的，“行，爷不客气啦。弟兄们，走人。”

拿着了钱，搜也不搜了，查也不查了，莫易平放在膝上的长剑当作没看到，床上熟睡的男婴也变得毫无可疑了。

“真是讨厌。”

“若非他们讨厌，我们就麻烦了。”

“得了。”莫易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我去去就来。”

沈月关见他眼中杀机炽烈，只好道，“灭口的话，务必下手干净。”

“知道了。”莫易一笑，“不如你先去找个奶妈雇辆车，到北郊小树林等我。”

“又是我出钱？”沈月关叹气，“今天真是损失惨重。”

(3) 怨符

天色由午至暮。

小娃娃一睁眼就是哭闹，沈月关正在想，持续点他睡穴究竟会不会对小孩子的身体造成什么坏的影响？

一人一车的影子被夕阳拉长，变得高大。

“这位公子，”看起来二十多岁、相貌有点冷艳的奶妈从车中伸出头来，“你能不能把娃娃弄醒？”

“干吗？”

“我要喂奶。”

“他刚刚吃过点心了。”

“可是我胀奶！”

沈月关俊脸微红。其实只需找个老妈子照顾婴儿而已，莫易随口说了个奶妈，沈月关不察之下就真的找了个“奶妈”来，而胀奶这种事情，就算沈月关是天大的高手，也真正是头次接触，毫无头绪。

他只好解开小开的睡穴，“快些，我们随时要上路。”

“公子，你一个时辰之前就这么说过了。”奶妈一点也不客气地驳斥。

沈月关叹了一口气。

——莫易啊莫易，不要告诉我你一时兴起去杀裴紫玉了。

稍顷，一阵轻笑从背后传来，“怎么，担心我？”

沈月关一道掌风过去，“怎么那么久？不知道会赶不上船么？”

莫易笑吟吟地避过去，“好了好了，这不是来了么。我好累，你赶车，我上车睡觉。”他像猴子一样翻身上了车。

“为什么是我赶车？”沈月关气道，“你不会赶么？”

“哎呀，我也是为了你的清誉着想，难道让守身如玉的沈护法跟妇人同处一车么？”

沈月关没好气地坐上车头，马鞭轻轻一甩。白马长嘶一声，扬起蹄子奔了出去。

“人全杀了？”沈月关头也不回地问。

“嗯，几个杂碎而已，一剑的工夫搞定。”

“那怎么去了那么久？”

“遇见个姑娘。”

“哦，你在这里也有相熟的姑娘？”

“从前没有，现在有了。”

沈月关叹，“你真是死性不改。”

“全天下都知道我死性不改。”莫易嘿嘿笑。

“小心叶姐姐的鞭子。”

“哦。”车中人淡淡地答，“无所谓，你不说，叶姐姐怎么知道。”

“是么。”沈月关不置可否，“莫易，我担心赶不上船。太仓码头最末班船几点？”

“我不记得了。赶不上也不要紧，大不了宿娼，哈哈！”车中人笑，“喝不喝水？”

沈月关摇摇头，“不喝。”

气氛沉闷了一阵子。

夕阳把驿道边的小河染成红色。

马车“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怎么了？”莫易探首出来问。

“有问题。”沈月关凝着眉头，似乎对什么苦思不得其解。

“有什么问题？”

“你下来。”

“我不下来。”

“你为什么不下来？”沈月关衣袖翻飞。

“我就是不下来。”莫易一声朗笑，陡地一飞冲天，挟着奶妈和幼儿冲出了车顶。被震裂的车顶棚如一把大伞向沈月关飞来。

大伞旋转地疾飞到沈月关面前。沈月关只是垂手站着，动也不动。

眼看就要撞上沈月关的鼻尖，大伞忽然“砰”的一声，爆裂开来，随即碎如齑粉，向来时的方向散落下去。

“阁下想必是裴紫玉座下副使萧千山了。”沈月关叫出对方名字。

“哈哈哈哈哈！好眼力！我自问扮得毫无破绽，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人扶着妇孺落在马车的另外一边，衣裳头发还是莫易的样子，面貌却是情教萧千山无疑。

“不用看，你的气味不对。”沈月关淡然答，“所以我用话试你，真是错漏百出。神霄派刑堂堂主不姓叶，我们原定要去的也不是太仓码头。”

萧千山阴笑，“可惜你试得太多了。你试第二次我便明白你起了疑心，再听你叫我下车，便知道车中妇人一定是极要紧的人物，试想我又怎会如你所愿呢？”